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詩序補義卷二十三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周頌

頌者祭祀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貓文頌作額漢書魯徐生善為頌頌與容古通用葢樂有音有容頌主乎容舞人之綴兆疾徐屈伸俯仰歌詩以為之節非如二雅專以鐘鼓管磬之音

也後又借為稱頌之頌讀為誦周頌者鄭譜云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吾葢讀周頌而知周公之後無為周頌者矣清廟維清大武用于文武二廟者也何以羣廟用之賔禮用之養老及小學亦用之禘之雝又用於徹又用於賔饗武之酌用於燕禮又用於内則此類不可更僕夫名臣鉅儒所時有也何難祭為

一詩實為一詩養老小學為一詩而里守故什使
王者宗廟之大樂為尋常之歌舞哉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後王遵周公之制作寧上下通用而不
敢別有設施也吾讀周頌而知成王康王無頌成
康賢君也豈不可以為頌者然以因心篤慶之王
季未有形容肇基王迹之太王不列世室蓋頌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以大公無我之心合諸天下後
世臣民之議雖太王王季亦在先王先公歌天作

之詩之列而不得多為之頌也成康之無頌亦如是矣如必廟為一頌則宣王中興吉甫善頌何雅詩連篇而頌獨闕然乎或曰殷中宗高宗既有頌太宗疑亦有頌先儒以為詩散亡耳然則三宗皆有頌也成康何遽不如三宗曰殷人祖契宗湯下及三宗俱為百世不遷之廟故玄王武湯及三宗俱有頌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未聞又宗成康也成康之廟親盡則祧故成康無頌蓋所謂宗者于

初崩祔廟即率臣民而定為宗廹親盡之時始别立廟非必至七世而後宗之也商人兼重守成之君太甲所以不祧也周家獨重開創之主所以世室止于文武不及成康也吾讀周頌而可訂漢儒議禮之謬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郊者南郊北郊也不言合祀則周禮兩郊分祀可遵而劉歆合祀之説悖矣既有南郊之祀又有祈穀又有大雩可知郊為特重祈穀大雩不得擬于南郊而後人

以郊為祈穀者誤矣既有北郊之祀又有祈報社稷則知大社祭地在北郊即方丘泰折之祭與郊對舉者也王社祈報在國中是祭土穀之神不與郊對舉者也彼混北郊之社于祈報之社者誤矣且讀周頌而可補禮經之闕少牢禮卿大夫賔尸無異牲而絲衣言自羊徂牛則天子之繹無異牲可知也武王伐商武城但言告于所過名山大川有般之詩知滅商而還亦祀于名山大川也諸儒

言禘未嘗云並祀祖妣而雝已言之月令耕籍之
後未嘗云祈社稷而載芟言之金縢載成王悔悟
之詞未盡而小毖等篇言之然則周頌者文武周
公之道大經大法所垂不比周官載記有大純而
不能無小疵者也

清廟之什

清廟祀文王也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

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其升歌之樂也尚書大傳云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又云諸侯進受命于周公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而明堂位乃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孔疏謂此詩所作即此時也按漢人作明堂位者承大傳之說妄謂周公居攝踐祚安可據以釋經故集傳據洛誥以成洛邑朝諸侯為七年事也續序所云可補古

序未備然祀文王者成王也周公亦顯相之列安得專之不言主祭之成王而但言周公亦襲明堂位之謬也

清廟賈逵左傳註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敬之從容不迫處曰雝對箋云配也越於也原解對接也言顯相肅雝和敬多士秉文王之德者可以接於文王在天之神也凡頌只重祖考不重子孫故篇中不言成王主祭之誠敬而顯相之肅雝多士之秉德纔見文

德深入人心而成王之誠敬自在其中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太平告文王者以今日太平之業本於文王之德之純故於祭時以告文王也盖天道不已故能博厚高明悠久無言而萬物生文王之純亦不已故能配天配地無為而萬民化成王之時禮明樂備宇宙太和刑措不用極太平之盛而歸本於文德之純猶中庸

極言至誠之功業而歸本於純亦不已也

運行而不息者天也純一而不雜者文王也文王之德上下與天地同流所以致今日太平之業也太平之業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而實其身基之其所以恤我者大矣我成王自我也凡文德武功典章禮樂垂裕後昆者皆所以恤我也我則受之不敢失隊其所以大順文王之道而不愆不忘者豈惟今日哉繼此曾孫又當篤厚之而弗替以長享太平之業也箋疏

求序中太平之義而不得其解謂周公將制禮作樂而作此詩非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文王世子祭統孔子燕居俱云升歌清廟下管象可知清廟維清歌於一時而維天之命獨無明文詩所云清廟方祭之詩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畢而送神之詩盖體會三篇文義以立說也

維清奏象舞也

樂有歌有舞歌以為聲舞以為容聲容備謂之奏象文王之舞也武武王之舞也堂下將舞象則堂上歌維清故序曰奏象舞也堂下將舞武則堂上歌大武故武之序曰奏大武也蓋有其舞必有其歌如舜九德之歌則有九韶之舞也自鄭箋謂象舞象文王用兵刺伐之舞孔疏云文王之樂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象箾當是武舞按其說可疑者三

象舞維清之詩也象者想象形容之意象文王之功德而舞人即以此為節故謂象舞非維清之外別有所謂象舞也猶大武即於皇武王之詩以為舞節非是詩之外別有所謂大武也詩但言文王之典未及伐密伐崇事而云象文王武功一也頌體謹嚴主於形容功德體極簡括猶文王謚文武王謚武一字而該生平耳不得以大雅下武有聲之詩為例也祭文王之廟安得侈陳剌伐之事二也鄭箋既以象舞為

文王樂而其註禮記又以象為武王之舞即彼亦未有定說三也盖維清而曰象猶於皇武王之名為武於鑠王師之名為勺雝之名為徹耳或曰左傳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曹氏以象箾為干舞南籥為籥舞干舞非武舞歟曰象箾南籥服虔云文王樂也箾舞曲名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孔疏謂不知何器未嘗云干舞也至唐顧野王孫强之玉篇乃本鄭箋而謬云以干擊人曰箾遂使音義皆别而象舞為武

舞矣不知箾與簫通說文云虞舜樂曰箾韶尚書作簫韶記曰管象註云以管吹象舞之曲或以簫管為舞器如左手執籥之類或以簫亦管也象箾象管一也總之為文舞無疑也不然左氏傳又言見舞韶箾者豈盡美盡善之韶亦以干擊人歟曲禮十三年舞勺則於鑠王師也成童舞象則維清也盖清廟用歌象用管大武用干戚故樂記曰始奏以文謂清廟維清也復亂以武則大武也歷考經傳可知鄭箋之非

矣然清廟維清大武不止用於文武二廟其見於明堂位祭統則羣廟皆用之見於仲尼燕居則賓禮用之見於文王世子則養老用之見於曲禮則小學用之葢文王之德武王之功周人崇之也至故其用之也廣

原解以維清為句緝熙文王之典為句言周道所以清明者以能緝熙文王之典常也文王新命肇開一代之禋祀迄於後人用天子之禮以祀文王克有成

禮然則文王之典章謨訓非我周之禎祥也哉後人當守而弗失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即政者喪畢而親政也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祀祖考此其獻助祭諸侯之詩也後儒本明堂位遂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王始親攬大政此詩為七年以後作夫成王以十有三歲而立再七年則年二十乃始見

諸侯乎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惟七年亦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以前成王未嘗親政也烈文辟公呼助祭之諸侯而告之也言汝之助祭前王既錫祉福君臣共獲其休矣汝能順受此無疆之福則汝之子孫亦能保兹於勿替也我我先王也子孫指諸侯之子孫即所謂繼序也方與下節相屬保之維何爾於國中無封殖無侈靡維王室是尊則永為屏翰矣念爾有輔我前王平定天下之大功繼

爾為諸侯者亦無墜此大功則勲業永著矣此皆保之之道也戎大也皇亦大也櫛風沐雨削平天下前日之大功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後嗣之大功也非必於前人之功更加擴大方為繼序之皇

而道德者其根本也人徒知力馭勢驅為强不知莫强於人道能使四方之訓人徒知位膺康侯為顯不知莫顯於君德能使百辟之刑我前王緝熙執競完此心即完道德爾辟公法前王之道德而不忘則前

王錫之祉福者世世保之矣補正云諸侯有功德加地進律皆可爲牧伯故以百辟其刑勉之六月之萬邦爲憲抑之四方其訓皆諸侯之事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頌有專祭太祖者則稱太祖之功德如思文是也有專祀文王者則稱文王之功德如清廟三篇是也此詩祫祭太祖三昭三穆之樂歌禮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先王者太王以下也先公者后稷高圉亞圉祖紺也蓋時祭以昭穆為重若徧舉羣廟功烈高圉以下無可稱述且人各稱頌亦非簡嚴頌體故於先王中舉一肇基王迹之太王非遺祖紺以上也言太王而后稷以來之緒可見矣又舉一有二新命之文王非遺王季也季以太王為父文王為子承先啟後之美可見矣故特祭則歌是詩於各廟祫則合奏是詩於太廟也要知頌與雅不同雅者臣

子之告君祖功宗德可以詳述頌者子孫之告於祖

主於謹嚴故錯舉大端包涵無盡如此篇太王造岐

之功只一荒字盡之文王治岐之政只一康字盡之

即岐山之太和宇宙只有夷之行該之子孫撫有天

下又只一保字該之葢上承祖考凜凜如在稱頌之

詞極簡慎之至也

彼作矣言既荒之後亦文自作之也

荒之承天作之意裕子孫之謀其功最大彼指文王

補正云大雅言掠彼武王或疑太王不宜稱彼誤矣作者創造於前也便有王季丕承一層在内康之包孟子一段治岐之政險岨之岐山遂成太和翔洽之都會今日八蠻通道萬方攸同皆托基於此

居岐者文王之初年文固作邑於程作邑於豐武且遷於鎬京矣而子孫之保歸重岐山豈非以興王根本之地當萬世守之而文王治岐之政當萬世行之也哉周公之意微矣其後周室東遷岐以西屬之於

秦而周迄於亡固知祖宗為子孫計早數計而燭照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序云郊祀天地蓋二郊並歌此詩也北郊亦歌此詩不言地地統於天也頌之體有祭其神即歌其功烈者亦有祭其神而所歌在彼其理可通於此者如天作一詩文

王而上王季以至髙圉武王而下成王以至羣廟無不歌之今其詩但舉太王文王而不及其餘然則祀地而以天統之奚不可乎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成王不敢康成王非王誦之謚猶之詩曰成王之孚平王之孫文武維后書曰成王畏相云爾凡頌中言成康者皆非成王康王也成命成王兩成字同義命於天為成命成就於君為成王其義一也至於成康無頌則已詳見周頌篇端

補傳曰國語言時邁思文二詩為周公作以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出於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一時之事則二詩作於周公復何疑也作於周公則非祀成王者矣

此詩言天命者止一語蓋天地功德無可形容但言二后所以受之不負所付託而已可知是詩本未嘗頌天及其祭地更何煩易一語以頌地矣

昊天有成就王業之命文武受之以成王業而不敢康夙夜之間基天命於宏深靜密之德繼續光明單盡其心以與天心契故能安靖天下而克受成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范氏處義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其制始於黄帝之合宫有虞氏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為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為

之也周公制作禮樂以為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
文王既於郊祀以后稷配天矣於是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焉此周公以義起也
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其樂歌也
右尊臨也集傳在羊牛之右説恐未安文王之典正
奉若天道以靖四方者也儀式刑於平日則將享未
行而精神已契於文王庶幾藉是以格天
法文王敬天之心夙夜亹亹無敢戲豫方是畏天而

天心常眷盖臨時之將享不可恃而平日之夙夜不敢寛哀公問云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盖以事天者事親而親之饗可必也以事親者事天而天之饗或可知也饗帝享親初無二道西銘云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之威乃孝子所以嚴父也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廵守告祭柴望也

書曰歲二月東廵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五月

南巡守如岱禮八月西巡守如初十有一月北巡守如西禮柴謂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望謂境內山川望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序言巡守告祭又云柴望言巡守告祭者乃行柴望之禮也

或謂武王未受命無巡守之事因據書周官為成王之詩按左傳稱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國語又稱此為周文公之頌則周公作於武王時也武王十

三年克商十九年崩在位七年豈無巡守之事詩云時邁其邦其邦諸侯之邦也蓋以時巡行諸侯之國也然則武王巡守自在七年之内詩之所有足以補史傳之闕者此類是也

告天之詞無不畀順而此獨信其子我者以實尊周之位序於天下之上為天下主也一序字幾許斟酌足為天之肖子而後為民之元后故巡行而神人受職

時邁即所以震之也孔疏云諸侯為王者守土

專制一國王者端拱深居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將强以凌弱衆以侵寡壅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先王知其如是時自巡之所以震之也震疊一作震慴謂恐懼屏息憲獲戾也言甫至方岳諸侯已有震疊之心於是行懷柔之典百神河嶽俱在告祭之内神人受職如此信矣為天下君語氣有責成意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即孟子入其疆一段王制命太

師以下二大段事於是兵可以無用懿德箋云我武王求懿德之士而任用之補正云古者天子使上官監于方伯之國而諸侯之卿皆命於王朝所以紀綱四方有條而不紊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蓋謂此也言維后言保之俱以允字發端皆欲其信能如此也

范家相引武成以證此詩謂薄言震之非大邦畏力小邦懷德乎懷柔百神非神充相予以濟兆民乎明

昭式序非列爵分土乎戢弓櫜矢非偃武脩文乎懿
德肆夏非惇信明義垂拱而治乎按此詩謂與武城
相表裏則可而云即是所過名山大川之祭則有般
之篇在非此詩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外傳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以
樊遏渠為九夏之三呂玉叔又以時邁為肆夏執
競為樊遏思文為渠說雖不同然其為周公所作

則無異也

執競祀武王也

朱子曰武王持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也　箋云不强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强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顯也按無競與不顯一例箋說甚明而其云成安祖考解成康字猶未融洽康安也安天下者天之心武王能成就之則上帝是皇矣

自彼成康彼指武王也自武王成就其安天下之心而奄有四方聰明首出斤斤乎照臨天下幽隱畢達明之至也

樂以宣執競之心播無競不顯之烈者也功成樂作則武王儼然如在祭則受福正受此成康之緒耳作樂時非無威儀此以見禮終不倦故福亦反覆之而不厭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與大雅生民篇意同雅主追叙其事故詳明頌主形容功德故簡括但生民言養民而盡文德陳常則此詩獨見也

立當從傳如字言立我烝民之命莫非爾德之極也傳云極中也中者無過不及堯舜禹相傳之至德也莫非内使含陳常意此二句只作引起之詞下文乃申明之貽我來牟之二麥猶云誕降嘉種耳僞泰誓

云烏五至以穀俱來韓詩乃作貽我嘉麰劉向封事
引飴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皆非也帝命徧育烝民
而稷實貽之無有疆界之殊食足而禮義興堯舜之
常道可以陳於中國然則立民之命者即立民之性
也民同此性性同此中人人全其受中之性而文明
以啟此為爾德之極足以贊化育也郊祀配天宜矣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疏云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惟待祭訖而歸故於祭之末在廟中遣之作此歌焉

頌者宗廟之樂歌而政之行於廟者亦附之皆所以闡揚祖功宗德也若但為戒農官則不得為頌矣周有天下頒於諸侯者每事俱有成法諸侯各君其國

恐其自作聰明變亂舊章故於來朝祭畢之後辟公
具在呼其臣工命之以嗟嗟發之者見守國守官非
可以輕心處之也君之敬在率由舊章臣之敬在謹
守成法倘其中或有所未喻欲斟酌行之者則來咨
來茹王朝自有一定章程盡善至美行之無不宜者
往來咨度皆臣工之事故以告臣工此節所該甚廣
農事亦在其中下節特抽出其至重者告之臣工亦
不專指農官

周先公以力農開國其於稼穡之事法制獨詳皆祖訓也介甲也保介衣甲而保護其君者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為車右乃參乘者之副非農官之副也諸侯助祭必有侍御呼保介者車馬臨行獨近於君欲其隨地以農事相勗也維莫之春建辰之月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助祭畢歸正及莫春之時也亦又何求正從上節抽出言此時惟農事為亟更無他事足先乎此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其樂歌也

朱子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私田終三十里蓋駿發爾私以下皆述其命農夫之辭也駿發即耕也三十里萬夫之田即十千維耦也末二句似複出細按

之服者下事上之稱爾耕者爾所耕之公田也不言公田上既云私田則此為公田可知遂人鄉遂之制即匠人都鄙之制原統天下言之非僅王畿也小雅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自下言之先公而後私此云駿發爾私亦服爾耕自上言之先私而後公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之後來助祭遣于廟之樂歌也王安石云西雝

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朱子亦云然射義將祭擇士先射於澤宮辟雝天子之學二王之後來助祭於此觀禮焉故曰于彼西雝其言亦有斯容謂閒雅修潔似之也

末節集傳俱作欣幸之詞見王者尊賢崇德之意三王之興惟天命所歸非有一毫私意欲得之也㢘必若桀紂興必若湯武然後誕膺大位而人信之即其子孫守先王典物作賓王家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

者不以爲恥設使爲二王後者不度德不量力小腆而動墜宗滅祀乃不孝之大者夫子於微箕二賢並許其仁則知不以武庚爲仁矣删詩存振鷺有客豈非亡國之後萬世之典則哉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噫嘻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此云秋冬報也有祈必有報不言上帝者蒙前篇噫嘻之序見春夏祈者祈

上帝則秋冬報者亦報上帝也或以豐年為天地之功故並報天地然載芟為春祈社稷良耜為秋報社稷則地亦已別有祭此則為秋冬大饗帝之樂歌也月令季秋大饗帝季冬乃畢天之神祇是也

烝畀祖妣宗廟之祀無不舉也以洽百禮百神之祀無不舉也所降之福徧及天下皆上帝雨暘時若之賜溯其功於上帝所以當報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周公相成王大樂始作合奏祖廟因述其事而爲此歌也黄氏佐曰樂成謂之合廟器成謂之考宮室成謂之落周公制禮作樂樂成合而奏之祖廟非爲祭祀或以爲祫祭者非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爲始作樂而已亦非爲釋奠養老也故篇中但言樂官之盛樂器之備樂聲之和而不及其他祖廟疏云文王之廟不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形容功德不得專

告之文王經云先祖是聽則昭穆之主無不聚於太祖之廟矣其後垂為定制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冬大合吹莫不以是詩為樂歌焉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言諸器既備而後奏樂簫管亦備舉焉兩備字凡樂器皆在其中

肅雝和鳴雝即和也然一於和而無以節之非和也

惟肅雍相濟皦如純如乃和之至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季冬薦魚春獻鮪並歌是詩也祭則於廟薦則於寢

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周禮天官庖人

冬行鱻羽膳膏羶季冬薦魚之事也月令季春薦鮪

於寢廟周禮天官𩵋人春獻王鮪此春獻鮪之事也

潛一章六句

或言漆沮之水先澤所鍾故不忘本或言致治太

平萬物盛多可告於神明或言思其所嗜皆後儒推測而得也詩因薦魚而作則但言魚之多而已頌者祭祀之樂章有大祀有小祀宗廟之祀大矣或專叙祖宗之功德或錯舉祖宗之功德每以有盡之辭寓無窮之意至於兩郊則大蔑以加并不敢質言天地之功德而但言王者事天之誠畏天之嚴蓋不以稱頌為工而以至誠感格為主也若小祀各因一事而言未嘗旁溢一語故意每有餘

於辭以視魯頌不相去霄壤耶

雝禘太祖也

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推其始祖自出之帝而始祖率毁廟羣廟之主以與享焉所謂大禘也大祖始祖謂后稷也不言帝嚳嚳之位設於大祖之廟故不言嚳也不言毁廟羣廟統於所尊也此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時所定其云皇考烈考皆武王也檀弓云生曰父死曰考李氏集解云皇考尊之之詞烈考美之之

詞閔予小子所云於乎皇考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
朕恭是也大禘於始祖自出之帝而詩頌武王功德
蓋不王不禘惟天子得行之一戎衣有天下皆烈考
之功也故祀羣廟歌天作之詩止叙太王文王之功
而於禘祭必歸大一統之烈考義各有當也然則詩
不及礐與稷何也其云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蓋列祖
之靈於昭于天武王以宣哲文武之德奄有天下凡
在天之靈已燕及之克昌厥後使之有天下為今日

之大祭則自嚳以下無不包舉豈必指嚳之名而後為祭嚳乎商頌大禘詩曰長發其祥亦猶是也

雝雝肅肅寫辟公之威儀正托起天子穆穆耳穆穆深遠非肅雝所得盡

主祭薦牲羣公相祀此天子之禮也大哉皇考安我孝子得有此大祭焉　祭有虧闕處則孝子之心便有所未安禘則自始祖推所自出并已祧未祧之主咸在詳盡精密孝子之心無一毫虧欠處所謂安我

孝子也

三節美武王之德也

四節眉壽繁祉正昌後之實皆武王之功故今日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文母諸儒多謂太姒文王為成王之祖不可以言考太姒為成王之王母不可以言母母與考對則文母者文懿之母謂邑姜也然則禘祭固合祖妣並祀之

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

而致哀姜是因禘而致夫人也此又禘祭祖妣並祀之一證也

雖一章十六句

自孔子不言禘而禘晦久矣雖然孔子何嘗不言禘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仲尼燕居云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禘大祭也嘗時祭也大祭舉禘而祫在其中時祭舉嘗而祠禴烝在其中初未嘗例禘

於嘗而以夏禴為禘以夏禘為大禘也則萬氏質疑之說非也時祭之顯然者莫如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稱先王則有天下之後可知先儒謂開國之初尚仍諸侯之禮者非也東漢光武問禘祫張純奏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鄭氏引以註禮唐趙匡更詳言之說者以為本於禮緯然未可盡非也禮不王不禘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以禘易祫其

言大事有事皆昔而祫也今而禘也然則魯以三年一祫之實而僭王者大禘之名原未嘗五年而一禘也漢儒以為禘止于此故諸禮經皆不載五年一禘之說而禘益晦矣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以魯僭禘而誤也云禘一犆一祫又以春秋禘於莊公左傳禘於武宮僖宮襄宮而誤也郊特牲祭義並云春禘秋嘗又以孔子禘嘗對舉而誤解之也故諸儒言禮之悮皆由於春秋所幸

天保一詩猶存時祭之名而知改禴為禘之謬葢禘一而已無所謂時禘更無所謂喪畢之禘故春秋之言禘皆亂制也夫豈聖人之所取者哉若夫祫祭則有時祫大祫之分焉四時惟春祠為殖祭其餘升三昭穆於太祖之廟所謂禴祫嘗祫烝祫而毀廟之主不與此時祫也三年則聚已未毀之主而合祀於太廟禮通乎諸侯所謂大祫也自此而五年一禘夫何疑焉然謂禘其始祖自出之帝

而以祖配之其說是也祖列祖也乃云羣主不與則萬氏以為是官師之祭也趙氏以為殊失大傳之義長發一篇商禘也祭始祖自出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周制雖或小變應亦不大相遠雖詩可證也故孔氏安國程子胡氏皆謂以所出之帝為東嚮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謂禘也夫孔子言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如一父一子尚有昭穆可言哉豈祫於太祖毀廟未毀廟之主咸在而

太祖之心安豈自出之帝與太祖有異而轉以不在為安也哉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是雖亦名徹而祭畢歌之也仲尼燕居云大饗之禮客出以雍是又歌於賓饗盖詩為禘作而上下亦通用之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此與烈文同時所奏盖成王喪畢諸侯初見新天子因助祭於武王廟也載見烈文二詩一時所奏特此

詩用於武廟烈文兼用羣廟耳　載見從來朝叙起

因及其助祭受福烈文從助祭受福叙起而終勉之

以前王不忘兩詩一氣相貫

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法度為昭考所定頒之侯國

而緩急變通須一番禀命講求方能恪守無失龍旂

以下言其儀衛之盛諸侯之烈光赫奕即新天子之

聲靈赫濯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詩所云言諸侯願為天子求眉

壽而使其永言保之也　皇美也言思此至美之多祜原無窮期乃籠起下三句之詞烈文辟公綏以多福是倒裝法言昭考綏辟公以多福耳俾昭考俾之也又俾我繼續光明于純嘏則君臣並受多祜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祖廟周之祖廟來見者來朝而助祭也

一節率土皆臣而於周為客兩有字有驚喜意有客

有客客不一人也已兼其旅矣

傳云亦亦周也箋云亦亦武庚也按亦亦殷也言殷

尚白今微子亦白其馬便見先王典物猶存萋且箋

云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傳云敬慎貌敦琢

疏云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從者皆賢故為周人所

愛

二節白駒留賢維其駒有客留賔縶其馬皆愛敬無

已之心也而此於先朝遺亂尤見其難

三節滛大㚄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盖客所以不安於心者黼冔灌將未免有情耳告之曰既有滛威言作賓王家守承先祀依然天子制度客心亦可以少慰非侈陳其禮遇之隆也五服俱有等威賜以天子禮樂乃出於等威之外所謂大威也自客受之則曰威自我降之則曰福

亂之為言治也繆之為言穆也滛之為言大也古人用字奇創

有客一章十二句

晉魏以來禪代革命之際視故主遺育如芒刺在身必去後已至有生生世世願無生帝王家者亦可哀矣武王代商千里邦畿以封祿父未幾叛周三年克之復封微子於宋修其先王禮物而不臣觀振鷺有客之詩愛敬交至不啻若自其口出非大公無我之心至誠惻怛之意何能至此哉延祚八百雖以秦政之暴猶有南君之封福善禍淫之

天道不誣也

武奏大武也

聲容備謂之奏凡言奏者歌是詩與舞人為節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盖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與舞相應初用於武王廟其後羣祭皆用之也　何氏楷曰此大武一成之歌也

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伐崇伐密剪除惡黨意在止殺也武王承而受之以武功嗣文德一戎衣而

勝殷盖勝殷之武即遏劉之武其成功也乃所以嗣文德也無競之烈千古莫尚矣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𨻰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序何以不言成王頌作於成王周公則此嗣王指成王也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謂王業草創而皇考棄予嬛嬛

失怙在疚病之中也　不言己之思皇考而但言皇考之克孝永世終身也皇考不以有天下為孝而以思念皇祖陟降庭止者為克孝則成王夙夜與武王不忘文王一段孝思相貫蓋心法相傳止此一敬敬心真切止此一思皇考思繼皇祖之序我亦思繼皇考之序思不忘者念之深敬之至也此時王業既成而猶怵惕維厲如此成王之所以為成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謀於廟者與羣臣謀於廟中觀未堪家多難句則已遘武庚管叔之變周公東征之日也

落始也予謀之在始也欲循昭考之道於乎遠哉聖凡懸隔朕未能盡也將扶助也繼字與落字對言羣臣助我以就之繼而猶泮渙未合所以遭此多難也

因念我皇考之紹我皇祖上下于庭陟降于家時時見之無一事不相契合以保其身於無過邁明其身於

無蔽而予于皇考猶然泮渙羣臣何以教我紹庭以
下箋指皇考説則休矣皇考句乃倒裝法
成王有流言之疑致風雷之變乃深悔從前視遠未
明聽德未聰故與羣臣謀於廟而不勝其怵惕危厲
之意焉大誥曰惟予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
濟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又曰矧今天降
戾于周邦皆此意也必謀於廟者以管叔為叔父武
庚為武王所封變生肘腋之間以其罪告之祖考也

不言東征方畧者盖已委之周公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詩作於周公羣臣進戒之忠成王受戒之美兩兩傳出以訓嗣王後世遂以登歌昭功德焉故序以進戒為主不言廟者盖以訪之於廟則戒亦於廟也

閔予小子曰夙夜敬止此曰不聰敬止言不聰未能敬也加一聰字亦從流言之變來

光明是本體上無一毫蒙翳學焉而日有所造月有所往時時繼續此明以至於明之純便是光明境界何患聽德不聰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在成王只豫想其功候以自策勵然恐其不能至是也尚賴弼我仔肩者示我以顯德行乎曰仔肩已將光明之德負荷於身不容息肩顯德行顯然以德見於行事之實示以進為之方得以循序漸進受戒求益之心至深切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箋云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爲禍大史遷樂書云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

荓蜂傳云掣曳也本爾雅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夅古今字耳然荓字即有掣曳之義故集傳謂使也

詩所以蜂鳥比小人謂成王之初管蔡流言必有左右者表裏其間既已感悟察見情偽而深懲之言自今以始豈復堪家之多難而又重其苦乎所謂毖後患也

天下前事之足懲者以前此之不能無過也若周公之封武庚管叔天理人情之至何過之足懲如懲前事而豫防後患將王者之後必不可備三恪同母之弟必不可長名藩乎監殷之過孟子所以直斥陳賈

之誣也過成王之過也成王之過在惑於流言而疑周公耳設流言不行周公不避則二叔之謀沮武庚之計窮亂無由生成王所由痛恨於聽德之不聰也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乃史臣約舉之詞而二叔流言自有一番近於情理使之傳播國中成王所悔恨者蓋以蜂與桃蟲之細比流言之微一聽信之身受其毒為國家大禍語云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微之不可不慎也求助云者蓋欲求

助於見幾知微之君子以輔成己德也

小毖一章八句

詩所云疑後世於成王廟亦歌之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甫田云以社以方我田既臧雲漢云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是社稷有祈年之典也

補傳云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序言籍田而祈社稷蓋籍田祈社稷皆在春

皆歌是詩如春夏祈穀皆歌噫嘻之類其說是也然社有二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所以神地之道地成萬物故教民美報夏至日方丘之祭即於此行焉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又曰王自立社曰王社蓋祭土穀之神而以勾龍后稷配此庫門右内之社不與郊並稱者也均名為社而大小不同序云祈社稷乃祈穀

於王社也此祈穀社稷之樂歌而耕籍亦用之耕籍之後即祈年于社稷也序增一而字自見天子既祈社稷又於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即里社也大社在北郊王社在庫門内萬氏辨之甚詳鄭氏以大社在庫門内是誤以王社為大社也賈公彦謂王社在籍田内則又誤讀此序也

耘籖謂除其根株是畢芟祚之事非去苗閒草也

主伯等即承千耦來千耦統言之主伯亞旅疆以分

言之也
噲衆飲食聲也有噲其饁田家之景如繪婦媚士依
太和之氣宛然
祈者祈神降以豐年之瑞也自載芟以下人力之齊
播穀以下苗生之盛皆形容農夫之瘁治田之精以
祈神之佑也載穫以下收入之多為酒為醴以下奉
祭燕賓養老之事言農夫之慶即邦家之光其所係
甚大也末節總結上文言周自后稷以來世重農業

迄用康年其佑於神也久矣則蒙休於昔日者獨不受眷於今日乎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王者有載芟之祈則有良耜之報或云此安知非民間之報賽故載芟良耜先儒以為豳頌竊謂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然則非天子不用太牢此曰殺時犉牡則非民間之報賽也地官牧人凡陰祀用

黝牲毛之註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詩孔疏亦引地官而云社稷用黝牛角以黑用黄者正禮用黝至於報功社是土神故用黄色仍用黑唇也則詩為報社稷明甚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傳曰社稷之牛角尺謂與賓客等有捄其角所謂角尺也其非民間之報賽明矣尚得謂八蜡之豳頌乎載芟曰振古如兹以昔日之休冀今日之慶故以為祈良耜言續古之人則以不替其

先者為長享其瑞故不言福而福已在其中所以為
報也
或來瞻女田畯來視耕也則載笠兩句就饁者言而
其饟其笠其鎛都從瞻者眼中看出
荼蓼滋而黍稷瘁然滋則瘠黍稷以自肥朽則轉以
肥黍稷故彼曰朽止此即曰茂止
殺時犉牡言豐年之慶皆神貽之休故報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王者於祭之明日賓尸於廟門外又祭之謂之繹公羊傳繹者祭之明日也周謂之繹商謂之肜書高宗肜日即此祭也賓尸者以賓事所祭之尸也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天子則明日繹又謂之祊楚茨所謂祝祭于祊是也祊在廟門之外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庫門内失則廟門外是也于東失則于西夾室是也鄭箋本特牲以自堂徂

基為視壺濯籩豆告濯具自羊徂牛為視牲告充鼎

鼎及鼒為告絜皆宗人為之郝氏敬駁之曰繹禮殺

于正祭牲牢器皿皆因祭之餘有司徹云埽堂㶿音尋

尸俎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則大小宗

伯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鄭云繹禮輕故用士然則

王又何必親省也其說審矣然據高子靈星之說以

祭為先蠶之祭尸為蠶神之尸則非也詩言堂基在

宗廟明矣不是祭農祥又安得以農祥為蠶神耶又

陳氏禮書引此自羊俎牛以爲繹用異牲之證按繹但用正祭之牲也祭禮繁重質明行事宴朝而退若明日之祭腥肆爓腍鼎俎籩豆之屬無一不異天子必親省視有司各以職告雖有强力之容所失將不止跛倚今有司徹云儐尸俎卒儐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於門外如初則天子諸侯亦當視此葢正祭重主乎禮神故祭在室而禮儀備繹祭輕主于禮尸故祭在堂而禮儀簡惟備足以盡

子孫之敬惟簡足以極賓尸之歡祭統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鳧鷖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而謂繹有異牲也哉然則僅以士服將事何也周禮膳夫凡王祭祀徹王之胙俎按膳夫之職皆以士為之小雅所謂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然則徹而陳之廟門外者非士之事乎又箋云基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此指繹祭而言若正祭則所謂堂者乃廟堂非門外西夾之堂故宗人升階而後告濯

具也正祭之基在門内繹祭之基在門外　詩言絲衣爵弁之士自堂而之塾基之器自羊而之牛之牲鼐鼎以烹牲體及鼒鼎以盛和羮皆徹之以陳於廟門外兕觥旨酒以樂賔尸來燕來寧可謂盡其歡矣而承祭者能謹其威儀德盛禮恭宜得胡考之休也

絲衣一章九句

經義考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趙岐注孟子以高子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

殆不始於轅固

酌告成大武也　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告成大武者言武功既成以大武之樂告於武王之廟也　何氏楷曰酌大武再成之樂歌也

兩時字便有酌字之意於鑠者言光明磊落無一毫暗昧也時所當晦則遵循當晦之道以退養其晦時既純熙則一著戎衣以乘時無覬覦天下之心亦無坐視塗炭之理經權在於心變化因乎時所謂酌也

我後人寵受此蹻蹻之造用以嗣武王之統惟公與允是師耳公則無私無私而人自服允則不欺不欺而人自孚武王之開創今王之守成豈有二道哉

酌一章八句

儀禮燕禮若舞則勺䟽云謂為之舞則歌勺詩以為曲內則十三舞勺䟽云熊氏曰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

桓講武類禡也　桓武志也釋文云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為注

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商講武類于上帝禡于先戎詩於武王稱謚而曰屢豐年則為成王之詩明矣詩為六成之終講武類禡為行軍之始蓋由終以追頌其始也後序云武志謂其志在安四方之民非利天下也據春秋傳此為大武之六其後遂用之於講武類禡也歟　何氏楷曰桓大武六成之樂歌也

成王謂我今日綏萬邦屢豐年天命於有周可謂匪

解矣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而我周克享天心者由桓桓武王致之也蓋同心同德之士天心簡在使之定厥家以安四方之民者也武王保有厥士用于四方以定國而安民其志豈利天下哉故其德昭格于天君天下以伐商而世世有無疆之休也保字正與擣槀相反謂愛惜之以用也謂任用之民之未安由國家未定故定國即所以安民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　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祭統曰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太廟汪云命於

廟不敢專也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

黄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此克殷

之後即封之既封而後告於文王廟也若大封功臣

春秋傳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舉

親也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將師之士使為

諸侯則告於文王之廟而後封也序云大封於廟則合前後所封而悉舉矣後序賚予也又本論語周有大賚以釋賚字之義春秋傳此為大武之三其後為封國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之勤勞斯民至矣我子孫應受而有之今日之大封功臣即繹思文王安民之心以敷布之所謂善繼人之志也故大賚之典惟往求天下之安定而已孔疏云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以行訓徂圓甚

時周之命言此我周大公無我之命而非復商之私

暱惡德也於繹思者言所封之功臣亦當世世繹思

文王安民之心而不忘使無一民不被文王之澤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箋訓樂蘊傳訓遊俱未安不如說文訓旋曹氏云

取盤旋之義般與武酌賚桓一例則知為大武之樂

章伐紂時事也若以後之巡守已有時邁之詩矣彼

云時邁其邦明是春岱夏衡云式序在位明是慶賞黜陟此詩俱未之及但言哀時之對正與大雅皇矣之篇以對于天下同則為伐紂後廵行既畢聚諸侯而朝於方岳之下也序不言伐商與賚桓連篇其為伐商可知也不言朝諸侯曰廵守其為朝諸侯可知也伐商而南未嘗周歷四嶽而云祀四嶽河海言武王之望祀乃天子廵守祀四嶽河海之禮也武王伐紂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孔氏曰

名山謂華山大川謂河自豐鎬至朝歌必道華山涉河也則此喬嶽其華山乎朝諸侯于方嶽亦當在華山之下郝氏謂此當為四成南國是疆之位按詩中雖無疆理南國意然伐商之後前有告者後必有祀則疆理既定歸而祀之也當為大武之四

允猶翕河箋謂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或又謂信其謀合衆河祭之迂澁難通集傳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其說良是然又

謂道于河以周四岳無論克商之後無暇周巡其于允字亦恐無著落蓋陟其高山燔柴于天升中之禮也燔柴之後凡山之狹而長嶽之大而高河之信由其翕順之性而不泛溢皆望秩以報其功也

敷徧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徧天下諸侯聚而朝于方岳之下以答其仰望之心秩祀舉人心恱此周之新命而非商之舊典矣

般一章七句

周公於成王之世爲大武之樂頌武王之功春秋傳謂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䟽云卒章者終章之句也其三曰鋪時繹思即賚也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即桓也酌與般楚子未之及故無傳焉然則大武六成固有六詩矣樂記言武之六成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曰成猶奏也曲一終爲一成蓋舞人每越一位則歌

一詩以為舞節也分之則武酌賚般桓皆樂名合言之六成皆大武也今按序云武奏大武也舞為北出詩為勝殷遏劉言北伐之志即止暴之心蓋紇揭六成大旨故為大武之首章而名章以武或以左氏所云卒章為末章豈六成之後又有所謂卒章耶其説非也酌告成大武也於舞為再成滅商詩為純熙大介必殷滅而武功始成當為武之二章賚大封於廟也於武為三成而南於詩為敷

時繹思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反商者自商而反也則興滅繼絕大賚之時也而後亦以為封國於廟之樂歌桓講武類禡也於舞為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於詩為屢豐年又曰皇以閒之此從成王時追述武王之功而凡講武類禡亦歌此詩惟般義無所屬先儒謂南國是疆之後祀名山大川蓋歌以為四成之節後遂以為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五成之章獨

無聞其詩亡也五詩俱大武之章賚般桓序不言大武者以武言奏大武又於酌言告成大武成者備也六成既備而告於廟則此後連章者可知其為大武之詩也其先後失序則秦火之後毛公承之不敢易也夫奏六成於武王之廟則備舉六詩若奏於羣廟則獨奏首章以為亂所謂復亂以武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序補義卷二十三

詩序補義卷二十四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魯頌

詩義補正云朱子謂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尚恐未妥伯禽時有頌以為廟樂魯人當世守之不應易象春秋並存而反失其廟祭之樂伯禽時

樂頌俱存孔子不應删其祖宗廟樂而獨存後代頌美其君之詩嘗考閟宫之詩作於僖公而春秋書禘首見於閔二年嗣見於僖八年是時齊桓創霸諸侯始强桓公始僭百燎管仲陪臣而用邦君之禮諸侯效之僖公嘗從齊桓攘淮夷伐荆楚於是自喜其功而僭用天子禮樂作頌以張大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蓋賊臣慶父之所為然所用不過禘之樂歌禮文尚未正其名義至僖公禘太廟則真用天子之禮矣

不然隱桓莊三世豈無卜禘卜郊不從可因事以書者而直至閔僖以後始見於經哉乃明堂位之誣因閟宮之詩及春秋所書郊禘附會而成而成王之未嘗賜伯禽之未嘗用可即以詩與春秋正之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未嘗賜以天子之禮樂明矣繼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後備言承祀之事然則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顯然矣假令成王賜而伯禽受則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當接龍斿承祀至戎狄
狄是膺始明著為僖公之事其文乃順何以大書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於龍斿承祀之前哉盖詩人
承時君之令以作頌而惟恐後世轉誣為先君故
別白之如此而讀者乃未察耳合以春秋所書則
僭禮肇自僖公無可疑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謂以周公之聖而子孫僭逆如此
周公之業自是而衰也後之儒者以孔子之言為

定可矣

駉後序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史克作頌信歟按春秋僖十六年季友卒十七年滅項胡傳歸獄行父說者謂友之子無佚早卒行父至文六年始見經時稚子耳何能為此事知行父至周請頌之說非也史克黨于行父外傳謂與里革為一人在宣之世莒僕之對斷呂之直恃行父耳未可遽定頌僖者為史克也韓詩外傳云奚斯作魯頌班固西

京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魯奚斯公子魚也魯為慶父求免其死其人可知恐督廟事有餘而命之作頌則不足也東魯多賢人尚風雅四篇辭非一手然俱有先王先公之遺意焉而無邪一語聖人提為全詩之宗旨夫豈史克奚斯之所能勝任哉闕疑焉可矣或曰頌廟祭之詩安知非祭僖廟之樂章歟曰稱魯侯未有僖謚一也飲酒燕樂不類廟祀閟宮稱爾稱女非身後之

頌二也令妻壽母而奚斯作廟正在僖公之世三也然則魯為侯國何以不言風曰頌之不可為風猶風之不可為雅也故王之為風以其詩為風體非聖人降之也魯之為頌以其詩為頌體非聖人升之也

駉頌僖公也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頌者祭祀之樂歌而遣於廟告於廟者亦附焉從無稱美生人之辭而為頌者有之自魯頌始序頌詩者曰祀文王也祀武王也不言頌文王武王以詩列於頌則頌不待言矣每序必言頌亦自魯頌始蓋魯頌頌之變也襲頌之貌而非其實故每篇言頌僖明僖公在位詩人受命作頌故於將順中寓責難之意以表詩人之隱衷也

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

馬孔疏以良馬朝祭所乘貴有力有容戎馬貴多力田馬貴疾駑馬給官中之役貴肥壯以分配四章今細按各章用字無一不對針其說良然總一思字無限量無止息無旁騖非專為馬也有國政在即思馬亦非徒思也有馬政在

駉四章章八句

或以為祀魯公之詩或以為美馬政之詩或以為祀莊公之詩皆無據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李迂仲曰僖公之臣其賢者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季友不能死子般及閔公之難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又稱其竊位所謂有道者果如是乎蕪乃魯無賢君至僖公特異於羣公乎如二子者彼善於此乎按臣之有道於在公明明見之而君之有道亦寓其中況威儀不亂燕樂不淫亦足以見君臣之有道也此及上篇詞旨不溢所謂有先王先公之遺風

者此也

有駜乘黄人臣來燕之車馬夙夜在公燕飲也在公明明作推原之詞由其在公職事辨治故可以為今日之燕飲也振振鷺鷺于下狀舞人之舞也鼓咽咽為舞節也醉言舞君自起舞以為樂也在公飲酒相導以和君有餘惠也醉言歸不繼以淫臣有餘敬也

僖公侈肆僭妄故卜禘卜郊公然為之又貪得無藝故每乘霸主之間輙謀伐國取地是徒知以恣肆強

悍者詒子孫而不知以善道詒子孫者也乃於燕飲之終告以君子有榖詒孫子若曰尊賢而親親周公魯公之善道也恭明神而敬事耆老孝公之善道也公能以其詒公者詒子孫則君臣有道永世無窮矣箴規之意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

能修泮宫者能整飭泮宫且能修泮宫之政也泮宫

魯之學名魯有泮宮久矣不待僖公之時始為之詩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言既振興泮宮之教修文德而遠人來非謂泮宮建而淮夷服也王伯厚云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心學校者惟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能敬教勸學他無聞焉據此則詩人作頌豈盡溢美乎然淮夷之服未然之事也一語可盡而長言之非頌體也斯謂之魯頌歟

一章僖公振文教於久廢而興學造士故從前與衛

之常至此覺煥然一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所謂

圜橋而觀聽者甚衆也即此已足聳動遠人

二章小大從公亦曰樂親其教也公闡揚禮義之德

音昭昭然又匪有詞氣之厲也載色載笑以為教此

真善教也二語形容僖公宛肖遂為後世幸學良規

三章在泮飲酒不重重行禮既畢而飲也永錫難老

亦壽考作人之意上章伊教言教也未有不身體而

徒以言者順彼長久之道默體躬行以吾順道之心

攝服人心孰與之梗故能屈此羣醜長道包下文明德文武在內詩人盖有箴規之義焉

四章順彼長道者在敬明其德也表裏協於一敬纔謂之明所謂敬以明之也威儀為德之符民則即在德上而德之見於治內為文見於扞外為武烈祖周公魯公文武兼備允文而不尚粉飾浮華允武而不在喜功好大實有一畨德中作用即此已足昭格烈祖而為孝矣即此已是自求多祜而受福矣此章說

治道至精的是僖公對針之藥蓋稱頌而寓匡救之意也

五章克明其德以下即在泮敷教而冀其有服淮夷之功也

六章克廣德心承明德之君善於敷教來蓋偷生免死之心掃除得盡而後忠君愛國之心充拓得開立功之勇居功之和皆德心發露耳

七章八章淮夷附楚附徐世為東南諸國之患一見

於魯公之費誓再見於宣王之常武其強久矣至僖公十三年齊桓之霸方盛而淮夷病杞公從齊桓會于鹹以討之十六年淮夷病鄫又從齊桓會于淮則魯君臣所憂者淮夷也故詩人以服淮夷為稱頌之詞然此未然之事也連牽四章似實有其事者然故於第七章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言能審固其謀猷淮夷豈終不獲哉著此二語上章之獻囚獻馘狄彼東南下章之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皆望梅止渴之辭

也然則詩人早自救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頌而用之稱美其君頌之變體也頌而用之稱願其
君尤魯頌之變體也夫以其詞之夸誕如是而聖人
弗削則以猶有箴規責難之微意焉按武王分天下
為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魯為諸
姫之長凡東南諸侯莫不統于魯以及淮夷徐方荊

楚南海蠻貊皆在統馭之内所謂周公之宇也大雅韓奕之稱韓侯云奄受北國其追其貊亦猶是歟春秋時王室東遷魯寖削弱役于齊晉大國即常與許在魯封内者一奪于齊一易于鄭安得如周公大啟爾宇之時耶詩人因修閟宮奉命作頌歴叙先王先公遺緒而兾其東服淮徐南懲荆楚使諸侯奉天子命以尊二伯仍周公分陜之舊夫豈徒享祀豐潔之所能致又豈徒御畢出之所能勝者哉盖必有道矣

法周公之治以治魯斯可以復周公之宇無如卜郊僭禘幾于身陷大愍從齊伐楚不過因人成事以若所為求若所欲保有龜蒙幸矣經云復周公之宇指常與許也序云復周公之宇即大啟爾宇之舊合下五章而言之也上篇云頌僖公能修泮宮已然之事也此為未然而稱願之故曰不能也

一章閟宮傳以為姜嫄廟又引孟仲子謂禖宮祀姜嫄而不祀帝嚳是知母而不知父也禖宮之說亦以

郊禖附會之朱子曰魯之羣廟也按周公廟曰太廟魯公廟曰世室羣公廟曰宮閟宮者深邃之宮非宮名也因其舊而新之故曰新廟既曰閟宮又曰新廟則合太廟世室及羣廟並修之也春秋不書未嘗改作也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是言修廟之美以下推本后稷以魯之封國本於周周之受命由稷也上帝是依依猶眷顧也可見履巨人跡之妄如果有是異則魯頌早發其神奇矣奄有下國封之邰也奄有下土

大利布之天下皆黍稷之土也覆舉黍稷别出稲秬何也補正云有邰之國唯宜四種及為農官九土所宜百穀皆播于下地舉稲于異種舉秬所以包其餘二章實始翦商集傳云蓋有翦商之漸矣語極妥貼如加志字便非太王心術届及也致天命之及周也何以驗之於牧野而人心無貳無虞知上帝之臨汝而天命届矣大啓爾宇宇土宇也言其統馭所至已包封内及東南諸夷在内　此章從太王文武以及

周公明周公受封之由

三章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明未嘗錫以郊禘也莊公之子僖公也以明僭禮之始然止爲夸大之辭若不知爲僭者然既云春秋匪懈又言享祀不忒蓋匪懈者時祭也不忒者禘祭也諸侯用禘似乎差忒然周公有大勲勞可以援宋爲例此述僖公之意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言郊祀也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郊而獲福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禘而獲福也

下章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又詳言春秋匪懈之事

周禮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僖公不建日月而建交龍

不敢全用也周尚騂祀周公以王禮乃從殷之白自

比於宋也周郊以冬至而魯以孟春周禘推所自出

而魯專禘於周公皆自知僭妄而稍殺也僭禘則惑

矣僭郊則不宜矣曰不惑曰是宜詩人其以此為諷

歟　郊禘竝僭未有言郊而不及禘者而魯之禘其

實祫也用禘之禮耳未嘗僭五年之禘也猶之僭祈

穀之郊而未嘗僣日至之郊也明堂位曰夏季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言禘禮用天子之禮樂也言祀周公則不推所自出也

四章魯五廟太廟二昭二穆合魯公之世室而六白牡祀周公於太廟也騂剛祀魯公以下也諸侯祫嘗祫烝其并升世室昭穆之主於太廟而祀之也三壽箋謂三卿即三家也李氏云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兹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

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

五章僖公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伐楚盟于召陵公亦與焉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公未嘗與也詩人安得以他人之功為己功乎李迂仲云言僖公可以膺戎狄懲荆舒耳其説是也蓋與爾昌而熾一例

上章保彼東方願其長享魯邦此章公車千乘願其扞禦蠻貊泰山巖巖一章願淮夷之同保有鳧繹一章願南夷之順皆未然之事也　以魯國言則曰昌

而熾昌而大以君身言則曰壽而富耆而艾又著壽胥與試亦動之以用賢之意上三壽敬大臣此與試體羣臣也惟老成是用則無新進喜事之咎矣

六章七章周公肇封之日統馭所至東南諸夷莫非奄受之國乃昔之服從於魯者今轉為魯患故願其來同又願其莫敢不諾也天錫公純嘏言天而祖在其中

八章魯先公疊遭文姜哀姜之禍則妻之不令者多

矣母之不壽者有矣又亂賊肆行則大夫庶士之不宜者多矣故詩人及之前七章寫得後日功業照耀天壤而歸結處只言家庭聚順之常夫婦子母之樂蓋必家正而後朝廷正國治而後遠人服也而其本在於君身可徵會矣

九章以終閟宫有侐實實枚枚之意萬民是若謂周公魯公而下功在生民無不被其澤咸賴寢廟之新故新廟奕奕而民心無不順也民心順則祭可以獲

福戰可以克敵岡陵壽考無不在其中此又通篇大

結穴處

閟宫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

章章十句

黄氏佐曰此詩之頌僖公者拳拳於壽考不一而

足何也曰可以見詩人之情也入春秋以來隐及

于鍾巫桓乘于彭生般賊于圉犖閔戕于卜齮弑

逆踵繼其來甚矣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此詩拳

拳以壽考為言欲僖公戒覆車耳或者以諛辭溢美例之抑知其忠君愛國之意不得泯邪厥後僖公在位三十三年薨于小寢則詩未為無助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

聖人作樂莫不有樂章以為舞節豈獨商為然而頌之名則自商始鄭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

寅畏不敢荒寧有高宗者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作詩頌之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周宣王有大夫正考甫者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録詩之時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按鄭氏據國語閔馬父之言夫校者因其舊有而校正之得者得此

而其餘失也揚子乃謂正考甫作商頌誤矣正考
甫孔子七世祖也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
馬華督所殺而絶其世左傳正考甫佐戴武桓三
君俱在襄公之前而史記宋世家乃云襄公欲為
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不亦謬乎襄公
為楚所執後伐楚傷于泓而云莫敢不來享莫敢
不來王無是理也史遷本於韓詩不足信矣或曰
殷有三宗太宗何以無頌按禮祖有功宗有德成

湯為開創之君三宗為中興之主其廟百世不遷各有專頌太宗無頌先儒謂其詩散亡耳安知不即在此十二篇至孔子編詩而又軼邪孔子欲言夏殷深慨於杞宋之無徵徵獨杞宋唐虞以前茍有文獻聖人必且表章恐後夫子嘗曰某殷人也則此五篇祖功宗德所存聖人何嘗璠璵視之歟商頌之異於周者周頌三十一篇皆作於周公故有一詩而羣廟用之後雖有制作之才不敢增周

公之舊也商頌則三宗皆有頌隨時而遞增者也

而商頌之同於周者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始得為

頌故周太祖二世室皆有頌而成康親盡則祧無

所謂頌也商則太祖三宗皆有頌而盤庚祖甲雖

曰賢君親盡則祧亦未聞有頌也

那祀成湯也　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或謂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

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故此詩多言樂其說非也殷人尚聲未迎牲而先奏樂猶周人尚臭未迎牲而鬱鬯以灌也那止言樂列祖言味玄鳥言大糦各舉一事以該其餘不然豈長發殷武兩篇樂與味與黍稷皆不用耶　全詩只舉鞉鼓管磬庸鼓萬舞而聲容無一不該節次無一不具成湯功德只一烈字盡之商頌簡樸亦以那為冠置鞉鼓奏之所以節樂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葢求神

之時也牲既入行九獻仍以鞉鼓節之獨舉管者管聲細尤難與鞉鼓相諧鞉鼓管籥是堂下所奏玉磬即所謂鳴球是堂上所奏淵淵嘒嘒則深遠清亮中各具和平之韻國語云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然未能與玉磬相依猶未見和平之至盖磬聲天然和平不假人力鞉管來依磬聲斯真和平矣於赫湯孫頌湯非自誇也言湯之功德赫然故主鬯之孫亦承湯緒而於赫也此一節正行禮之時下節九獻

之後鐘鼓交作萬舞皆陳則祭畢之時自古在昔以下則所謂輯之亂也按周因於殷禮雖尚聲尚臭微有不同而節次應不甚異觀那詩可見至祭義謂禘有樂而嘗無樂者又有以知其非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太戊湯之四世孫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號為中宗其廟百世不遷疏云此祀中宗之樂歌也

按歐陽氏曰湯孫自太甲至紂皆是張氏彩曰湯為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然則可稱以祀湯亦可稱以祀大戊郝氏敬曰詩言及爾斯所自成湯及大戊也諸侯來假受命溥將言天命人心表中興之功也

一節烈祖指成湯爾爾大戊也詩言嗟我烈祖成湯革夏受命有秩然常久之福申錫于無疆延及爾大戊再造天下烈祖重光得祭于斯所斯所猶云此地

指大戊之廟言而中宗一叚中興事業宗祀不遷已

在其中

二節薦酒薦羮正斯所所備之祭物賫與綏不同前

篇樂以安神神亦安我故云綏此酒以祀神神亦錫

我故云賫到得主祭者奏假無言時靡有争正是疑

合上下之思而成清酤和羮不過假此以將我思也

三節約軧錯衡以下又從時靡有争時追寫其乗車

而來助祭也王政衰則諸侯不朝大戊中興故今日

助祭諸侯無遠不至致我受命之廣大也自天降康豐年穰穰由祖考格故降福多也

四節言中宗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也蓋中宗中興之業即烈祖申錫之緒而湯孫于以丕承於弗替與前篇詞同而旨微别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武丁中宗之五世孫恭默思道商道復興號稱高宗

其廟不毀頌高宗而推本祖德正所以表中興也

一節自史記述緯書謂娀簡吞墮卵生契鄭氏引以箋詩而怪誕不經矣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只天命生商耳盖天命生商之時正玄鳥降之時也降者鳥之高飛從上而下非天降之也

二節方命厥後補正云承上帝命武湯而言不獨命湯方命其後奄有九有也商之先后指中宗以下受天命而不危殆者其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　先

儒作武丁之孫子按武丁之後未聞賢君子孫祭其

祖考而云命之不殆由於已恐無是理下文又侈陳

功德更甚矣不如從王肅作武丁爲人孫子爲妥

三節武丁之爲人孫子也負荷武王之業無不勝焉

補正云武王成湯也與武王載旆同故諸侯皆建龍

旂十乘奉大糦以供王祭也

四節當是時畿内地方千里惟民所居止而肇開封

域極彼四海無異正域之初焉孟子所謂武丁朝諸

侯有天下是也

五節今日高宗之祭四海來格祁祁衆多由景山四周之大河以至王都可見殷之受命百世皆宜而百祿是荷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禘考詳見周頌雝詩今讀是詩雖未明言禘嚳而首云長發其祥又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則其為禘

所自出之帝可知也而祖妣並祀如雝所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可知也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代興蓋契至湯十有四世也史記相土昭明之子契之孫宋衷曰相土就封于商此詩作于湯崩之後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商本七廟相土早為毀廟之祖矣詩曰相土烈烈則毀廟未毀廟之主並合食于太祖可知也末言卿士阿衡盤庚云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禘時功臣皆祭可知也周之禘

經無功臣皆祭之文周禮司勲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賈疏本孔安國傳謂周時烝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未有烝祭及之而大禘反不及者則周因殷禮可知也何休以功臣皆祭為禘不祭為祫則臆說矣長發序曰大禘故不言禘太祖雖序言禘太祖則大禘可知也故不言大

一章禹敷下土方三句不是賛禹功只是急須契耳言水患既去幅隕既廣而下土安逸使五品不遜百

姓不親將入於禽獸亂之道也故天生契以敷教焉

二章玄王契也歐陽氏曰玄深微之意　傳云桓大

撥治也集傳易大為武葢頌后稷曰思文以衣食足

而禮義興陳常于時夏也頌契曰桓撥以禮義興則

禍亂不生干戈不作威武撥亂莫大於此皆表微之

論

補正云相土侯國雖强大豈能致海外有截葢契為

司徒受命敷教而小大之邦莫不通達惟契能以身

先之故其應甚速至相土嗣其世職聲教益烈至於海外莫不截然秉其法式也

三章帝命不違非人不違之謂世無失德則帝命自不去之至湯則商家積累之德與上天眷顧之命相會合故湯之降生即於此時所謂湯齊湯降不遲也日躋者脫盡聲色貨利之人欲超然天理清明之境界日新又新歷久見他遲遲不息始終無非一敬式于九圍作之君師也

四章五章詩所云方是言湯為方伯天下歸之武王載旆以下乃言革夏之事按小球大球謂鄰國聘問之玉也為下國綴旒言綱紀諸侯而諸侯之於方伯如旌旂之綴於縿固結而不解也小共大共謂屬國貢獻之禮也為下國駿厖言驅策諸侯而諸侯之於方伯如駿厖之足任使奔走不辭也

六章湯以武定天下故曰武王猶周書所謂寧王爾非謚也虔敬也秉鉞尚武以敬行之纔見全體聖敬

九州之治不能截然歸於一德以苞有三蘖遂其惡行其志故也今莫遂莫達而九有有截者則以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苞與蘖並去也湯年八十有七始伐夏到得有虔秉鉞是萬不得已非有利天下之心苞有三蘖以下正是如火烈烈之勢猶周書所云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也

七章補正云仲虺之誥曰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有震且業蓋謂此也謂之中葉者在湯為初年自契

以來則為中葉也降于卿士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　按此章又言阿衡配享之故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中興功高故為百世不遷之廟此其祔主於廟之樂歌也玄鳥則其時祭之樂歌也商頌終於殷武以見商之賢君於此究矣三

百篇始二南而終殷武二南文德也殷武武功也周公作立政云克詰兵戎以陟禹之迹王者先文德而後武功文以經之武以緯之内治修外夷服而王道備

一章撻彼殷武奮伐荆楚其蓄勢在恭默思道來運籌决勝削平禍亂威服四夷在此一舉　補正云荆楚之地川谷盤亘山林深阻羣蠻雜居各保其險故必入其阻致其衆然後能盡平之

二章居國南鄉言其地近為聲教所加不比氐羌之遠也乃遠者曰商是常而近者敢不至乎既克之又以文告責之所以服其心也

三章勿予禍適蓋商道先罰後賞故諸侯凜凜以禍謫為懼稼穡匪解則可以免咎乃自度語

四章以下天命降監一節正中興之本商邑翼翼一節是中興之盛以保我後生便引起下章作廟之意或以下章為武丁考室者謬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楚雄南服立國在江漢之間其强最久周以前世系無所考武王封熊繹為楚子春秋莊公之世楚皆書荆至僖元年乃書楚人伐鄭李氏樗曰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不敢抗衡及商中微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伐之也文武之時亦未聞為患厲王之後然後大邦為讎宣王所以伐之也郝敬援二南為證謂天下有道則荆楚首善則

非也夫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間乃德化之成非岐西後而江漢轉先也葢楚最難服天下視為向背責一不享之楚而天下莫敢不享責一不王之楚而天下莫敢不王平荊楚者平天下之大機也故詩人頌武丁中興之功先叙奮伐荊楚之績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序補義卷二十四